



梁信文选

梁信 著

卷一

LIANGXINWENXUAN

广州出版社



梁信文选

周敏 著

卷一

中共广州市委宣传部
出版专项资金资助项目

梁信文选

梁 信 著

LIANGXIN
WENXUAN

广州出版社

LIANGXINWENXUAN

梁信文选

卷一

梁 信 著

广州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梁信文选 / 梁信著—广州：广州出版社，2006.10

ISBN 7-80731-153-3

I. 梁… II. 梁… III. ①梁信—文选②文学—作品综合—中国—当代
IV. I217.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6) 第 025576 号

书 名 梁信文选

出版发行 广州出版社

(地址：广州市人民中路同乐路 10 号 邮政编码：510121)

责任编辑 李瑞霞 李筱敏

责任校对 曾 鸣

封面设计 可 可

印 刷 广州家联印刷有限公司

(地址：广州市中山大道棠东工业区官育路 20-22 号

邮政编码：510630)

规 格 889 毫米 × 1230 毫米 1/32

总 印 张 84

总 字 数 225 万

版 次 2006 年 10 月第 1 版

印 次 2006 年 10 月第 1 次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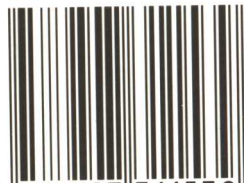
书 号 ISBN 7-80731-153-3 / I · 23

总 定 价 126.00 元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，影响阅读，请与承印厂联系调换。

饥寒，夺去了童年欢乐，
“反右”复“反右”、十年浩劫，
践踏了多少黄金岁月。
只有正义战争的炮火铸就了我，
敢向卑微的命运抗争
——著书立说

ISBN 7-80731-153-3



9 787807 311539 >

ISBN 7-80731-153-3/I·23

总定价：126.00元

粤语擅用“叹”字。如：叹早茶，叹空调，叹长假等等。余在一步庐中苦“叹”两年。叹出两场大病。一部文选，那么——

何处一步庐

离休前几时，谢晋、范曾、于是之和我，被邀请为在广州南湖召开的某会议的嘉宾。会址恰在我即将离休的干休所附近。三位誉满中外的朋友，齐声要去“观光”我的“养老院”。于是，驱车一路向广州之肺白云山进发。

车子一直开进草创未成的准寒舍。

是之看看小院，指那尚未装门的左右门柱，对我说：“既然是独立院落。此两柱应有门对。不给你‘七步’，要立即说出。”

我答：“与子建的‘七步’诗哪敢比！下面这十个字请衮衮诸公指正：‘白云山前路，红尘身后门’如何？”范曾说：“好！‘白云’——‘红尘’；‘山前路’——‘身后门’。”谢兄笑问：“杜圣有草堂，孔明有茅庐，你这‘广厦’叫个什么别墅？”我忙躬身说：“这更不敢。就叫个‘一步庐’吧。”众友问：“何解？”我叹曰：

“碌碌红尘，从此‘身后门’走出，离那生命终点，只有一步之遥了。”

几天后，范曾挥大笔，写下：“白云山前路，红尘身后门”、“一步庐”。

流年录（代自传）

一、无忧年代

一九二六年生于吉林省扶余县

一九四五年八月参军

然后就是一路打下去——

一九四五年，在哈尔滨市，在抗日联军名将李兆麟将军领导下，参加扫荡日伪残余部队。日军寥寥，伪军不少：铁石部一部分，江上军一部分，伪警察、特务一部分。被蒋政府委任的匪帮姜鹏飞部等等。

十一月撤出哈尔滨市，进驻宾县。部队的任务是剿匪。匪帮有：被蒋政府委任的谢文东部，李华堂部，他们自称中央先遣军、挺进军，装备不错，人数可观。我因没棉鞋，几回请纓未果。

一九四六年以后，参加的都是大部队野战。一九四六年尾，我领到一双乌拉（一种东北特殊的冬鞋），于是，以战地见习记者身份到松花江北拉拉屯北一带备战。

一九四六年尾接一九四七年初，参加三下江南战役（下列所有的战役，都是军史上著名的，故不再注解）。

一九四七年，参加夏季攻势、秋季攻势、冬季攻势。一九四八年，参加围困长春、辽沈战役。一九四八年十一月二日，东北版图全境解放。年底，进山海关，到达天津前线。平津战役打响，解放天津，进驻天津。在天津担任警备任务，直到一九四九年二月随百万大军南下。

一九四九年一年，部队渡黄河，过长江，湖北境内打了几小仗，十月后参加衡宝战役。十二月进军广西，十二月二十六日，广西全境解放。

一九五〇年初，我奉命组织一四六师政治部武装工作队，任队

长。立即下乡，进驻柳江县百朋区、进德区，清匪建政。我以武工队长兼任上两区区委书记。

以上的职务、任务，工作至一九五二年冬，这即是我的广西三年剿匪历史。这中间，中南军区文化部所属的部队艺术剧院（剧院、是以教学为主）所办的创作研究班，对我短期培训。均在冬季，两期时间共不足三个月。

一九五三年初，调入中南军区上述的部队艺术剧院，任中南部区创作员兼支部书记。

二、被打年代

一九五四年，即在我离开剿匪前线仅仅一年多以后，我被打成“反革命小集团”成员之一，还是“主谋”。这个“小集团”的“反动事实”，当年就刊登在《学习》杂志上。《学习》即《红旗》杂志前身。全国权威政治刊物。

此乃广州军区成立一年余，广州军区文化部紧跟北京揪出“胡风反革命集团”之后，打了这么个漂亮仗。全国全军只好“刮目相待”。此案立下大功的，是当时的文化部正职部长。因此，这位部长很快，顺理成章荣升总政文化部副部长。虽然，此前在该部长全权指挥下，打出的“反革命小集团”，也迫于“查无实据”，因而自产自销。

一九五五年，本年在历史上的大事是解放军第一次授衔。

在此前，我也听说过：文艺工作者不授衔。但那应是没有经过战争的演员们。结果是：广州军区文化体育单位不授衔者，我是第一名。

这名单公布之前，我奉命转业。先领转业证书，后又开欢送会，还嗑了瓜子儿。

我的经历，前回已讲过：从松花江北打到广西柳江。但硬要转业！转到哪里去？不久就明白了：发军装、发大盖帽、发肩章领章，军用皮鞋。只是肩章上有五条线，线上按一枚如铜钱大的筌，活脱一个茶壶。故从此所谓文艺工作者，叫做“扛茶壶”的。

我成了穿军装的非军人，无户口的非百姓，简称“双非”（从

此我立志：永远不参加评级）。

一九五六年，北京中央文学讲习所（今之鲁迅文学院），调我去进修。为什么单调我？我想，这是因为我一九五一年发表过一出独幕剧，又因我在剿匪第一线，军、地两面都担任过工作，“有生活”。北京当然认为我这青年武工队长，在战斗中还发表了几篇小作品，大约就如此。

此行仍是短期进修（那时在职干部上正规学院者还很少）。但在半年进修中，我递上了一篇十几万字的长篇小说提纲。这就是《逆流》的创作计划。

青年创作委员会认为提纲很有“前途”，于是留京写长篇。

不久，总政制作室调我去“安心写作”。

一九五七年初，全国“帮助党整风”。人人意气风发，大小会议慷慨激昂，赤胆忠心帮助党整风。

几个月后，第一批右派分子整出来了。然后是一批又一批，源源不断。

我因在总政制作室是“客居”，非常遗憾无法帮助党整风。只把不合理的“双非”问题写了个报告，寄往广州战士话剧团，交团党委。我的动机自然是相信党、热爱党。

一九五七年冬，我从总政制作室回到广州军区战士话剧团。我的“双非”报告被认为是向党进攻，是右派言论。但“反右”已进入尾声，“右派分子”名单早已上报军区。于是，我给补了个“中右”。但不对我公开，对任何人都保密。

一九五八年，在秘密“中右”的基础上，又追加一项：“党内严重警告”，和“中右”名单一块藏了起来。后来（年月不详），不知何种政治需要，“中右”与“警告”的单子转移到万人难找的地方。直到二十年后花很大人力才找到。

这是后话。

一九五八年秋。“中右”是秘密名单上的，无法公开。因此，当政治部决定同意天马电影制片厂（即上海电影制片厂）拍摄本人

的电影剧本《红色娘子军》时，无人能公开阻拦。我得到政治部指示赴上海修改剧本。

此次能成行，首先是文化部副部长戴碧湘的帮助。他以领导又是知音的身份，反对我放弃剧本，而且交给他办理。于是，他恳求只打文件的打印室，破例打了六本剧本。五本寄往天马电影制片厂以及海燕电影制片厂、江南电影制片厂，北京电影制片厂与长春电影制片厂。

剧本在军区外又遇到一位知音，那就是天马厂文学部资深的老艺术家沈寂。他将只看了半部的剧本推荐给谢晋。谢晋通宵读了两遍，早起即奔厂长办公室请求拍摄梁信的本子《红色娘子军》。厂长陈鲤庭，是我与谢晋的前辈，马上看本子。两天后给广州军区政治部寄去请军区政治部协助的公函。

这一步一步都有各级的批文，都有制片厂与广州军区政治部的交换公函。特别是沈寂向谢晋的力荐，在上海影界已传为美谈，上了年纪的同志人人皆知。谢晋、梁信、沈寂、戴碧湘四个经手人至今健在。居然有一位无知无良之徒，到处写信喊叫，说“（梁信的）剧本没人要。我告诉梁信：‘我认识谢晋。就由我把剧本寄给了谢晋，谢晋就接受了，并请他去上海，帮助他完成了分镜头剧本。我去上海住了半个月。我同谢晋达成了协议：影片字幕，一定要注明根据×剧《红色娘子军》改编。’”随后他又加码：不仅梁信的剧本是根据他的“×剧”改编的，谢晋分镜头剧本是他一手扶植起来的；而且，在一九五二年周总理就指示他们（即×剧的作者们）“要拍电影”。“芭蕾舞团的芭蕾舞剧”，也是“根据×剧《红色娘子军》改编的”。

谢晋听说后，马上写个反证：“我从来不认识××。”交梁信保存。

原芭蕾舞团团长李承祥，在电视台与记者谈话时反问：“谁能代替梁信的剧本？谁能代替芭蕾舞剧？”（包括一九六四年当时的团长肖慎，第一位演琼花的演员白淑湘以及同时的主要演员、职员、音乐、作者，还都活在世上）

贪！太可怕了！它能使一个人丧失理智、不顾做人的尊严！

一九五九年，话剧团政委×××，紧跟全国抓小彭德怀“左风”，在话剧团先是搞“文艺整风”，不久改成“交黑心运动”，就是对郭良信（梁信），赵寰（一位杰出的剧作家）天天斗，叫做“无情斗争，残酷打击”。甚至将我的妻子殷淑敏拉到斗争大会上陪斗。

有人断言：“×××是受军区‘黄刘首长’指示做的。”这我不懂，那时还没有“四人帮”，黄永胜怎么已超前成了“四人帮”的干将？在军区内指示一个小小话剧团开始用“文革”的方式办事了？我只认为“交黑心”是×××的创作发明。

一九六二年，在没恢复我的军籍的情况下，突然给我授少校衔。

这样，我就有了三项终身一贯制：一、终身未办理恢复军籍的手续（转业证至今仍在我手中）。二、终身少校。三、终身创作员。

这之后，也没什么可记录的了：“十年浩劫”“不堪回首”（胡耀邦的话）。

三、浩劫年代

“史无前例”的“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”，我只被劳改四年、六次搬家。第七次，即“解放”（就是从劳改场放出来）后，被指定一个危楼，算是长久住下。在这个危楼的二楼（一楼是仓库），我写出了三十六万字长篇小说《龙虎风云记》。发表了《从奴隶到将军》十一部电影文学剧本。

对了，关于那份秘密“中右”名单，还应交代一下。

一九五八年制造秘密“中右”名单。一九七八年“文革”复查人员奉命复查。在调查中，得知秘密“中右”一事。但在话剧团找不到名单。于是，在文化部、宣传部、组织部、干部部找，仍旧找不到。复查人员非常认真，到司令部去找。司令部的同志一听甚为奇怪：郭良信（梁信）的“处分决定”，怎么会跑到司令部来？！话虽如此，还是帮助翻箱倒柜找，还是没有。最后，抱

一线希望打开几个工作档案柜，赫然一张黑名单！人人不敢相信。但那上面分明写了两条：一、郭良信（梁信）是“中右分子”。二、“党内严重警告的决定”。

在场的人都佩服话剧团办案人员神通广大。居然瞒天过海，把区区创作员的处分决定“运”到司令部来了！

对于我，不想刨根问底。复查的同志多少天东奔西找，能把我二十一年的冤案洗清，从此不再背“中右”和“党内严重警告”的黑锅，也就够了，非常感激！至于结论中对“反革命小集团”，“交黑心运动”的诸般细则尚未清算，就拉倒吧！

此时，一九七八年三月下旬，我手上有长篇小说要最后校对，等着付印出书，《从奴隶到将军》刚写好提纲，《特殊任务》等着开机，我已无力再陷进“运动”中较劲儿了。弄清上述问题后，我第二天就走人。“文化大革命”前前后后浪费了我壮年光阴不止十年，要玩命去赶。而今天，贱躯老病缠身，还能活多久？

好啦！真的没事儿了。

好了好了，好就是了，了就是好——

好……了……

几点说明

卷一,《龙虎风云记》,固是我在广西剿匪生活的产物,内容实实在在,可读。但太长,今天的人能有时间有兴趣走进去,看看那甲天下山川,建国初期的艰辛与浩气,恐怕很少。

卷三,自己同自己比,我以为《赤壁大战》以电影文学而论之为佳。《从奴隶到将军》次之,《红色娘子军》又次之。虽然“娘子军”知道的人很多,“将军”知道的人不多,“赤壁”知道的人甚少,但“娘子军”终究是第一次“触电”,不生不熟,优点与缺点都很明显。就文学而论,或以电影文学而论,“娘子军”在我个人的记录上得分有限。但《赤壁大战》在我个人的文学生涯中却占最大的比分。

《赤壁大战》于一九八二年冬完成初稿。一九八三年初《芙蓉》首发,同年冬《历史文学》发定稿。越年中国电影出版社出版单行本。

一九八三年,上海电影制片厂《赤壁大战》摄制组尚未正式组成,美工先行。在我的老友《红色娘子军》的美工师韩尚义领导下,完成了二百几十幅设计图纸。包括曹操、周瑜、诸葛亮在赤壁战役中领军人物形象设计,包括从许昌到乌林跨两省的地形地物、山川桥梁图纸(为了寻找一座汉代桥梁,美工人员冒酷暑跋涉,海里捞针,在广西找到一座保存尚好的汉末砖石桥)。文臣武将袍、带、冠、履设计,武器、甲帐,等等。敬业精神令人感佩!

与此同时,我领着两位编辑去北京奔波七种翻译人选。我与上影已达成共识:用英、法、德、俄、西班牙、阿拉伯、日本七种外文出版《赤壁大战》文学剧本。同时,与我的好友范曾商定:由他精心绘制:曹操、周瑜、诸葛亮三人肖像画。另作赤壁战场

全景一帧：木船、冷兵器，船上着火，水面着火，三方将士拼杀，对面山崖被映红如火光冲天（此即所谓“赤壁”）！这样，范曾要为《赤壁大战》画四帧巨幅图画。外文出版社社长罗良，我们一见如故。他将邀请曾翻译《红楼梦》、《红色娘子军》的资深翻译家杨宪益英译《赤壁大战》剧本。我对罗良讲：“杨先生是兄长，我要亲自拜访。”我当面请杨先生在剧本译成之后，翻译我为宣传画写的解说词。几十幅剧照合编成宣传画册则由罗良负责。

《赤壁大战》外文译本七种译者名单

英译：杨献益《红楼梦》、《红色娘子军》译者。著名翻译家，英国终身教授。

俄译：李英男，外语学院讲师，李立三同志女儿。

法译：杨立嘉，语言学院讲师。

德译：维尔纳·巴特尔斯，联邦使馆二秘；齐继羲，冶金部翻译。

阿拉伯译：邢传订、郝春善，新华社对外部阿文组；伏柏。

西班牙译：沈根发，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。

日本译：张美华，国际关系学院日语系；庐山，北京大学。

有一天，夜已深了，我回下榻处吃晚饭。司机告诉我：“今天咱们东城西城跑了四百公里。”难怪我全身像散了架子似的。

当我在北京折腾之时，影界前辈陈荒煤致信上海电影制片厂厂长徐桑楚等几位领导人，信中有这样两句话：“就我所见到的电影剧本而言，《赤壁大战》的成就是罕见的。”（信现保存在“上影厂”）。陈荒煤是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左翼电影的组织者之一。他“所见的电影剧本”，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已“所见”了半个世纪。

《赤壁大战》剧组尚未正式成立，就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胡耀邦、万里，美学大师王朝文，上影厂长徐桑楚，我的好友范曾，苏叔阳和不久即任电影局长，从《从奴隶到将军》到《赤壁大战》我的知音石方禹等杰出人物的大力支持，我终生难忘！

一九八三年三月八日,《人民日报》向海内外发布消息:“历史巨片《赤壁大战》正式投产”。

那么,为什么二十三年过去了,已“正式投产的‘赤壁’尚无声息?”

说来很复杂,国内外投资三起三落。开始是上影拟请外国人投资。北京即有人(当然非一般人)发指示:“这样的片子,不能由外国人拍。”第一回合,就这样拖垮了。于是,上海电影制片厂下决心自己干,厂长徐桑楚在全国选题大会上拍案而起:“我上影倾家荡产也要拍‘赤壁’!”上海电影局局长张骏祥也“火”了:把上影全年的经费都投上,拍!我和谢晋不能给两位师而友者出难题,于是第二次向国外找投资人。

这次找的是:我与谢晋的共同朋友——德间康快。他是日本大映株式会社社长。德间很快将剧本翻译成日文本,并写了详细的意见书。真是“书”,约三十几页订成一本寄给谢晋与我。我看了意见书后立即写信给谢晋。信中道:“我知道日元好用。但如意见书中所言去改(剧本),我们的东汉王朝就成了日本的幕府时代了。我不能出卖祖宗。”可见朋友归朋友,动一动日元,就得听财东的,我不干。

谢晋以为然,后去美国,乘机又找投资人,未果。

但资金,也并非“根本”无望,无望的“根”在中国。拖了几年之后,上海电影局、上海电影制片厂换届。张骏祥、徐桑楚离休。后来人有后来人的认识与打算。无论是胡耀邦、陈荒煤都无法做主了。我深知,如此“倾家荡产”压在上任之初的各级领导人的头上,是不可能的。曲高和寡又一苦果,对我这厂外编剧只能咽下去。

我三部(仍是跟自己比)最好的剧本:《赤壁大战》、《从奴隶到将军》、《红色娘子军》都给了上海电影制片厂,我无愧无悔。

从此,我一年又一年加深认识:是我自己不识时务,自垮“我是以东汉史为依据,忠于历史,忠于历史生活、忠于历史人物而写的。我不当罗贯中的跟屁虫,我要纠正他百年之谬。伟大的《三国演义》是一部才子书,但他尊刘贬曹是南宋以来的数百年的大谬大误。